爬一座沒有峯頂的山

評「當代中國小說大展」

陳克環

「當代中國小說大展」篇名及刋出日期

篇名	作者	刋出日期
狗與人之間	楊青矗	六三、十一、廿三—廿五
人	環	張曉風 六三、十一、廿七—廿八
柳灣有個人邵	僩	六三、十一、廿九—十二、一
本公司	張系國	六三、十二、四—五
素娥怨	銀正雄	六三、十二、六—七
蘇君夢鳳七等生		六三、十二、九—十
二殘遊記二	殘	六三、十二、十—十一
馬背上的小子	庶克	六三、十二、十六—十九

楊青矗「狗與人之間」

作者藉着狗眼，指出現代都市人的荒謬。

狗是洋的貴，人也是留過洋的值錢。而這隻在都市裏受盡了折磨，甚至於差點兒成了「鍋裏煮」的只有一半洋血統的土狗，終於回到鄉下的主人家，過牠自由自在的純「土」日子。

或許是由於作者採用寓言體，以一隻狗的限制觀點來數說都市人的愚昧與可笑，在結構上顯得鬆散、拉雜。站在絕對客觀的立場來說，我們無法要求這篇作品在結構上有何出色的表現，因爲，作者既然讓一隻狗來述說它的經歷，我們怎能苛求它的思路嚴謹？或是曲折有致？

作者費了許多篇幅，把人和狗的「土」與「洋」交代之後，便展開了那一段二隣爲了兩隻狗相好而大吵特吵的妙文。人的洋與土；狗的洋與土，在種種問題的纏夾之間，作者熟練地運用了反諷手法，把隣居之間的一場相罵處理得有聲有色，充滿了諷刺和諧趣。

作者信筆將許多日常所見的瑣事雜趣連串起來，合成了一面鏡子；那些斤斤較量於「土」和「洋」的人，照一照，便不由得赧然：生活無聊，觀念荒謬，竟至於此。

這篇小說雖然寓意極爲諷刺，但是，由於作者輕鬆的、不經意的筆調，加上故事本身富有娛樂性，使得笑聲掩蓋了辛辣的意味，昇華成了令人省思的幽默。

張曉風「人環」

作者將一段文言文的小故事，改寫成一篇白話文短篇小說；就好像把一張鉛筆素描底稿，發展成了一幅光影色調俱佳的畫。這種改寫至少具有雙重意義：大大擴展了故事的層次和深度，顯示了現代語言文字的彈性和張力。

作者的這幅畫，色彩鮮明，情調悒悒，筆觸成熟有力。

「太陽穿過堆烟似的千絲萬緒，頃刻間變成了一片悒悒的綠色。」，「大紅是青濕的，太陽是紅炕的，」，「太陽昇得更高，直劈劈地從柳樹上往下壓，一片柳樹，像一片碧色的烟羅帳。」「……化入一片青色的春野。」「綠漫漫的一片漲到天邊的春草裏，只有兩隻關在籠子裏的白鵝顯得異樣的眞實。」這樣，在明亮閃耀的天與濕烟籠罩的青青地之間，浮飄着一種令人難以排遣的悒鬱和煩燥——這便是故事人物許彥的心情。

作者的文字簡短生動，就像一個成熟的畫家充滿信心的筆觸。「書生的眼睛忽然黑壓壓地逼過來。」，「貞娘走過來，滿臉的卑順像面具一樣地卸落了。」，「貞娘……把玉簪拔下，一頭青絲『撲』地一聲落下來，衝到腰上才停。」，「貞娘一身金紅在笑聲中忽然顫作金蛇萬條，」，「她差不多是用一個柔軟的翻滾動作把自己『流』到草地上去的。她全身穿着鵝黃的軟緞，不勝柔弱地依傍着青草，像一灘打翻的蜜。」，「蜜姬的歌聲一下子遭鋸截似的停在半空中。」。這種洗鍊，這種「美」，已經達到了「詩」的文字境界。

作者以白話文改寫這個古老的故事，運用了許多現代的小說寫作技巧。原文裏，二女除了年齡的差別，沒有其他着重於個性的筆墨。作者根據原文，第一個女子「年可十五六，衣服綺麗，容貌殊絕」，而將她寫成一個艷麗逼人，狡黠、放肆、性感、毅然、俐落的貞娘。原文對第二個女人的描寫只有「年可二十許」，而作者將她寫成一個柔弱寂寞、嬌小、癡憨的蜜姬。作者筆下的人環，每環皆各有異彩，白晳多禮的書生——多姿多彩的貞娘——粗獷又溫柔的書生——嬌柔寂寞的蜜姬，似乎人人都追求一個能以彌補本身之所缺的對象。

作者以一對鵝的同籠異心，「一對鵝便掙扎着想出去，母的那隻連頸子都伸出來了，……」，來比照人的貌合神離，而串成人套人的「人環」，幹着只隔着一座錦屏的矇哄勾當，而恬不以爲恥。這種人騙人的愛情連環遊戲，說明了「術」，也可以說是「名」和「利」，買不到眞正的愛情，可謂之「色卽是空」。而像蜜姬那樣守着寂寞的愛情，執着於「聞君有他心，拉雜摧燒之，摧燒之，當風揚其灰」爲情而殉，却又是「孤寒高絕」，變得「沒有慾，沒有愛，沒有信任，甚至沒有恨」，而達到「色卽是空」的境地。「整個一串『人環』竟倏然而滅，綠漫漫的一片漲到天邊的春草裏，只有兩隻關在籠子裏的白鵝顯得異樣的眞實。」

許彥目睹了這一切無生有，有變無，雖然，他仍然記起了他爲少爺納妾娶女人的任務，可是，他本身却已經受到超度，擺脫情的困惑了。

作者對許彥的心理轉變過程，有非常着力的描寫。開頭時，他「感到空氣裏蒸騰着近午時分才有的那

股躁鬱……不安……」而覺得自己是「天地間的一團餅麵——沒有翻過的餅。一邊已烤得崩乾欲裂，另一邊還是可厭的黏糊。」，因爲他受命去替比自己年紀還小些的少爺去納禮。想起新娘子，他「忍不住地耳熱心跳」，煩得「煞地踢了鵝籠一脚，還不知爲什麼，歇了半天也只覺越歇越熱。」作者以書生術士與許彥的少爺酷似，造成人物心理上的虛幻感覺，不但增加作品的神秘性，而且具有強烈的暗示作用，隱喻書生與貞娘，少爺與王姓女子之間的愛情（或是婚姻）命運。當書生引誘他學法術，許彥頗爲心動，「我要是會，不是老婆糧食一下都有了？」。可是他看了這一串「人環」的套騙，他打消了學法術的事，一旦「人環」消矣，時過正午，他也「已經一點也不覺得躁熱了。」

作者指出人環之間的分子對於彼此互騙的事，也並非全然不知。故意賦名「貞」娘，寓意嘲諷。

站在文學創作的立場來說，一部作品的技巧是血肉，思想才是生命。如果，作者根據一個古老的傳說或是故事的骨架，注入自己創新的見地和思想，再運用新的技巧予以表現出來，那不能不說是「創作」；**在這裏，作者將古代作品改寫之後，使之美化，使之更有深度，但在思想上却仍然未能超越原作的窠臼。技巧方面的成就只能表現作者具有創作才華，但並不代表該篇作品思想上的創新，因之，這篇作品不能算是創作。**

邵僩「柳灣有個人」

作者藉一個小孩子的口氣，述說到柳灣去探望外婆之行，以順敍和追憶的穿插托出一個沒有善終的愛情故事。

作者以「我跟母親去柳灣探望外婆」開始，接着便提到柳灣和舅舅，應該是一段追憶，可是其中有一些細微末節的動作描寫，如「我忍住了說話，伸伸懶腰。」等，又讓人覺得似乎是寫實景。作者寫瘋子舅舅要他種樹，以便自己變鳥住在樹上，好飛去見小蓮，接下去便是「舅舅曾經要我送一封信給二姑娘」，使人弄不清，舅舅什麼時候要他送的信？是發瘋前？還是發瘋之後？文明瘋子也可能寫瘋信的。作者述說

了一大段送信的事之後，才說「這是去年的事了。」**直敍和倒敍之間的起承轉合不够明確，使得故事的結構顯得鬆散。**作者由孩子們無意的話語中，說出小蓮的遭遇，缺乏懸宕氣氛。最後結尾處，人物的情緒由驚駭、羞恥，轉爲沉默、悵然若失，收斂得餘音裊裊。**就整個結構來說，前部鬆散，結尾頗顯功力。**

這篇作品爲自敍體，主要人物只有一個「我」，其他人物的一切都只是從「我」的印象裏投射出去。作者對於「我」的處理，亦不够統一。「我」是一個因爲「楊柳不能開口，楊柳不能唱歌」，就「不喜歡楊柳」的小孩子，可是，作者在「我」的自敍中，却讓這個小不點的孩子，說出許多文縐縐的話語來。如「河面有微風的衣裙掃過」、「竊竊私議」、「汗流浹背」、「柳灣所代表的，多少年來都是那種善良、誠實、淳樸的性格。」、「柳灣蒙上了烏鴉的翅膀」等。作者雖然在運用文字上有些微差池，可是，他對兒童心理的把握却恰到好處。孩子同舅舅在河邊釣魚，看到舅舅坐得那麼安詳、牢實，便想像舅舅「頭頂也會很快的長出厚厚重重的柳條」來。當舅舅問起小蓮，他「實在記不清女人的面孔，因爲女人很斯文，不愛玩，跟他們在一起就礙手礙脚的；年紀大的女人，更會婆婆媽媽的把人管得心煩」；他替舅舅種樹，弄死一隻蚯蚓，看到被切成兩段的蚯蚓，「心裏怪不舒服」等等。

作者寫人物的對話有一大特色：乍讀之下，似乎不相關連，有國畫裏所謂之「留空白」的手法，而且對話之中含有深長雋永的意味。

作者的比喻十分意象化：「覺清寺的寶塔，沒精打采的站在那兒打瞌睡，好像戲台上沒睡飽的兵卒。」，「外公很像一個厚重的蓋子，不管大大小小的瓶子，他都可以把它們蓋個密不通風。」

作者寫「雨」：「雨點起初稀稀的，像由揷秧的手指往下放。後來天空像破了一個大洞，嘩啦嘩啦的大雨漏個沒完。」，「雨落在傘頂上，好像在追趕逃走的兎子。」，「夜裏雨下得更大，像有個夜盜在屋頂上走路」，一個對生活沒有體驗的人，是無法把「雨」寫得這般的活而多變的。

作者的比喻雖然極具功力，但是，它略帶諧趣的風格，冲淡了故事的悲劇氣氛。

家庭的反對或許阻擋了這門親事，可是柳灣有個

人却將一個愛情的美夢摧毀撕碎。作者或許暗示了誰是這個人，但是，柳灣的人却寧願恨那敢於愛的人，而不願去追究那破壞愛情的人。這種作爲與善良、誠實、淳樸的作風大相逕庭，也難怪不得孩子對柳灣感到陌生。

在現在這個時代，人們似乎不再爲愛瘋狂，爲情死亡；作者寫柳灣，追述記憶中的一段情史，也是一種鄉愁懷舊之情。

張系國「本公司」

如果說小說家是替社會看病的醫生，張系國便是一位屬於第一流的醫生——診斷在節骨眼上。

這許多年來，我們被「經濟起飛」的呼聲，弄得暈陶陶的。我們的經濟是否起了飛，飛了多高多遠？作者在這裏，藉一個外人來華投資的公司的推銷部經理，道出了個中詳情，這其間也觸及工業經濟前途的隱憂，商界人士之間的傾軋，留學生回國就業的待遇等等有關的問題。作者只是以第一人稱的限制觀點立場，將各種事實一一說出，讓讀者自己去發現問題，獲致結論。

葉經理的第一段談話，是以多位客戶爲對象，以「哦，送茶點的來了？」作爲轉折，把衆人留在原處用茶，將龔經理帶到樓上辦公室，再以「小龔，把門關上」將整個的談話的語氣、內容以及場景改換。後又以「那一位？小龔，你去開門。這位是……」，引進客戶林科長，以「龔經理，……這張條子你帶去」差走了龔經理，而開始他的第三段談話。最後，又同林科長邊走邊談，回到會議室，對衆客戶們作一結束式的總論，賣最後的一次膏藥。

每一次場地之移轉，語氣之轉變，都在談話之中表現出來。

本篇人物雖然不算少，可是不管出場或不出場，都只在葉經理的談話裏出現，皆屬背景人物；即使關於葉經理本人，我們所知道關於他的一切，也只限於他的職業生活面，而不及於他的內心生活，因爲作者的動機在於揭露社會上某些問題，而非表現人性。

作者全靠以人物語氣的轉變來表現其巧言令色。葉經理對衆客戶「賣瓜」的時候，夾雜着一些商場人

士所習用的陳腔濫調，例如「兄弟感到萬分榮幸」、「以後請多多指教」、「竭盡所能，爲貴單位服務」、「本公司歷史悠久，信譽卓著」等等。他與小龔在樓上說「關門話」的當兒，就「媽的！」，「他屁股一拍走了！」起來，等到同林科長在一起，談起林科長的親戚，自己的老同事，語句又充滿了激情，「太可惜」，「一切都是命！」。

蔡經理在對衆客戶的談話之中，透露出外商在華投資設廠，使我國的經濟起飛的眞相。外商雖然在加工區製造機器，可是，「有一部份最重要的零件，還是要等運回美國本土再裝配」。換言之，少了這部份零件，機器就轉不動，工業也就起不了飛。自然，這原也無可厚非，在我國的師徒授受之間，不也有「留一手」的積習麼？更何況隔族異種？問題在於，我們是否便滿足於這種受箝制的現況，而自以爲已經是飛上天了？是否因着「採用了外國出品最新儀器設備」，便以爲是「迎頭趕上了先進國家」？葉經理以幻燈片顯示，「本公司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擴展，「現在本公司是日不落公司，有太陽照耀的地方，就有本公司的商標。」，戰場上的戰爭雖告結束，商場的經濟戰却早已如火如荼的展開，而經濟侵略者可以大言不慚地說：「本公司的宗旨是爲全世界人類造福」。

葉經理談到「本公司」的人事和待遇的時候，順便談到留學生回國就業，或是受僱於洋公司的一些問題。回國就業於本國機構，「沒有博士頭銜，臺灣還沒有你混的餘地呢！」；受僱於洋公司回國設立分廠，「待遇既不吃虧，又可以大展抱負」，可是，好景不常，「分公司剛上軌道，廠房剛蓋好，洋經理就上任了」，中國職員「工作辛苦，而且受氣」。

葉經理和小龔談話之中，表現了他對中國員工的人情味，同時也談到社會上「人情本位」的積習，和「本公司」人事內幕。「在臺灣做生意，各方面關係最重要……他一個首長不去拜會，外頭都說我們公司怎麼搞的……」。在洋公司裏，「還是洋人佔便宜，我們幹的再好都沒有用，總公司就是不信任我們！」，「我們這樣賣力，白做牛馬，除了成全格林昇官，再無好處。」。在這種不被信任，不受重用的情形之下，中國人與中國人又相互傾軋爭功，「我和他（宋子佳）算是一起打天下的搭檔，他居然也對我擺上司

架子！」，「我算是被他利用到家了！」，「橫了心和他作對」。也就是由於這些衝突，才埋伏下宋子佳死亡的遠因。

蔡經理在他和宋子佳的親戚林科長的談話之中，很顯然地暴露了自己的弱點，他雖不曾殺宋子佳，但是宋子佳却由於他的「有意疏忽」而死。「您知道，桃園廠是我手裏蓋起來的。廠裏許多事，我比誰都熟。」，「前兩天廠裏剛裝一台新的洗床，還有些毛病……」，「老宋的脾氣我最清楚，他喜歡動手。」……。他有時間吩咐遠在桃園的賴廠長「不要啓用洗床」，却沒有時間把高壓線漏電的毛病告訴近在一室的上司宋子佳知曉，怎麼能令人相信：「這一切都是命」？

就作者表現主題的方式來說，蔡經理向着大羣客戶暴露「本公司」的內幕，似乎有失分寸；而他同宋子佳的親戚林科長的一席詳談，也猶之於「不打自招」。作者縱然能够運用技巧，使蔡經理在三段談話裏把工商業的眞相實況展露無遺，但是，**由於觀點的限制，他不得不說了許多超出分寸的話，以求將主題一一交代清楚。當作者欲以有限制的方式，去包羅萬象，總難免顧此失彼，或許本篇是作者在匆忙之中求簡就易之作。**

作者具有深刻的觀察力，他的社會生活觸鬚既深廣又敏銳，且又能够以幽默摻入嘲諷。

蔡經理在盡訴「本公司」的內幕之後，他還能大賣其瓜的說：「……本公司本着爲全世界人類造福的崇高宗旨，發展最新機器……爲全人類服務……我國要迎頭趕上先進國家，要發展尖端科學，必須採用本公司出品各項儀器機件……本公司永遠在替人類造福。有一天本公司將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公司。」

讀者如果仔細體味一下作者的用心，便會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

銀正雄「素娥怨」

作者一開頭，以她「死釘」，日照的「毫無生氣」，空氣「濁重沉悶」，蒼蠅「營營的」，描繪出一個極不愉快的場景。之後，以「自從那件事發生後」引出故事的懸宕，接下去一步一步地揭開眞相。眞

相既白，便是阿爸阿媽和那個人之間的談判，談判的動機暴露是故事的高潮，素娥便「殺氣騰騰的喊叫起來了……瘋狂的奔進後屋裏……」，自殺只是這個高潮的尾聲。**故事的結構頗佳，只是，作者在同時運用客觀的全知觀點和素娥的穿插獨白之間，顯得有些混亂之處。**作者在同樣觀點之下，時用「阿爸」、「阿母」，時而又用「她阿爸」、「她阿母」。作者寫：「先進來的里長阿政伯，後面緊跟着那個人，阿爸的結拜兄弟，好一個結拜兄弟！」的時候，便讓人摸不清，這到底是作者的口氣呢，還是素娥在說話，都像，也都不像。這一類觀點的混淆，難免令人有拖泥帶水的感覺。

作者對人物塑造極爲用力。顯而易見的，素娥是一個教育程度不高的女子，她從阿母的嘮叨中受到信觀音菩薩的影響，因此便對菩薩虔敬的信服，甚至於受到强暴的時候，也將一切交到菩薩祖先的手中，在事後，也不吭氣，爲的是「羞人的事」。雖如此，她却也有一番倔强的脾氣和好强的心。她寧願挨打，也要親自聽聽別人到底如何發落自己，她寧願死去，也不讓自己被親生父母當了市場上的魚肉蔬菜一般的出賣。這是一個具有剛强性格不屈精神的弱女子。「她這樣做是爲了他們……她需要不是金錢，是他們的關懷。」，在這樣一個錢能購買一切的社會裏，素娥哀怨的眼淚裏，浸透着一個純樸的心靈。作者對於阿母貪婪的刻劃，更加襯出素娥的可貴。阿母是個工心計，手快脚快的女人。她對素娥予以苛待，當素娥不聽她的話廻避到屋裏面去，她「虎的衝過來，手在空中一揚，啪的一聲就是一記耳光。『妳有膽再要要脾氣看。』」，還虧得阿爸勸阻下來。當阿政伯推辭阿母的茶禮，說不用客氣，都是自己人，阿爸點點頭，而阿母却冷笑道：「自己人！好個自己人！」，這兩段把和事佬的阿爸與精明厲害的阿母表露得非常有力。在談判之中，阿爸和阿母都說是爲自己的女兒着想，可是却各有不同的出發點。阿爸不願告奎仔是「不願意弄得到處都是風風雨雨的」，令女兒以後不好做人；而阿母之所以不告奎仔，是要「顧全阿娥的後半輩子，她日後還要嫁人啊。」，而最重要的却是要奎仔說出來「到底打算怎麼辦？」「總不能就如此算了吧。」。當中間人阿政伯提出四千塊錢作遮羞費，阿母便早已胸有成竹地喊價「起碼也要一萬五！」。作者

很巧妙地將話題從堂而皇之的粉飾話，引到硬碰硬的討價還價，使人一點不覺突兀，表現出作者把握人物心理以及對話的轉承的功力來。

作者偶而使用一些鄉土語，但是毫不礙眼。作者的文字相當地具有意象力，明比暗喻都很生動恰當。「蠅子棲息在她開滿荷花的窄裙上……」，「一隻臭蠅營營穿過薄薄的青霧，停在觀音菩薩面色鮮紅的頰靨上」，象徵邪惡侵擾嬌美，蔑視神威。

素娥「在黑暗中，……把滿腹的淚水統統流光」，然後，在臨死之前，把繩套往頭頸一套，「她淒涼的一笑」，哭笑之間，很够分寸，毫不牽强。

「遮羞費」是一相當普遍的民間習俗，社會新聞欄裏經常可以見到這一類的小新聞，可是，作者能將這樣一件平凡的事寫得感人，足見他具有深厚的寫作潛力。

七等生「蘇君夢鳳」

這是一篇充滿智慧和深思的作品。

作者說，故事人物蘇所約會而不得見的女子名叫夢鳳，但是，你不妨就把這個「夢」字當作爲動詞，那樣或會對你了解這篇作品更有幫助。

蘇從鄉村搭火車到城市，依約去和女友夢鳳共渡週末。他在那間公寓的房間裏，一直等到晚上，夢鳳不曾來。他臨時決定去看舊日的女友、如今同一雕刻家同居的TM，TM邀他同她的一夥女伴共車出遊，最後，二人在湖邊經過一次愛的進攻和逃避，終於再度由於了解而分手。蘇於天微明中，回去鄉村。

作者以第三人稱全知觀點來述說這個「故事」，他只企圖觸及這一時代高級智識分子的愛情觀，因此，他只涉及人物的愛情生活面，而無意捕捉他們作爲「人」的其他種種屬性。作者將一個等待女友赴約的男子心情，描寫得十分眞切。作者藉着人物，將他對於愛情的憧憬、失望和期待，投射到讀者的意識裏。就這方面而言，作者確能如那位雕刻家所說的：「注視這個社會應該用客觀欣賞的角度，或者以一種整體的觀念來注視，對自我的內省也應有客觀的精神……」，因此，在作者對智識分子愛情觀的剖析裏，我們雖然見到邪惡和頹廢的現象，但是，由於作者帶引我

們認識隱伏在那些現象後面的眞相，我們便反而滿懷同情，而感到釋然。**讀完這篇作品，我們能獲得一種超脫昇華的力量。論說起來，這就是文學作品最高的功效。**

我寧將那個女子的名字「夢鳳」裏的「夢」字當做爲動詞，因爲在這篇作品裏，夢鳳始終只像是存在於蘇的幻夢裏，而非眞實的人。

蘇在公寓房間裏，苦苦等待夢鳳，鳳於頭一天將東西携來，到了週末約定的時日，鳳却不至。照蘇的描述，夢鳳是一個「出身尊貴」的女子，她「有點折磨人的脾氣」，「合乎她要求的事物，都必須具備着某些常人少有的特別的德性和精神；她根本不在乎蘇是個窮小子，只要他有抱負理想而合乎她那點異乎尋常的古典氣派。」，「她有種膽怯和依賴人做這些瑣事的性格」。蘇對於這樣一個女子，奉獻上他的愛，然而，他畢竟也承認，一旦他們「走進現實的世界」，他便「從那過去奉承她的態度轉變成……做爲她的主人」，他知道：「夢鳳無論如何不會輕易放棄她的有利立場」，因此，這個他「無論如何不能確實掌握到……那狡獪的形體和面目」的女子，遂像雲烟消逝一般地不來赴約，而只留下一隻畫箱，他滿以爲裏面是一些有關於她潛心研究畫事的東西，打開一看，却原來是「一件尼龍質的褻褲」。這一段有力的說明了現代男女爲了保持各人既得的有利條件，而不願爲愛奉獻自己，犧牲自己，在一切的虛假誓言約會之背後，眞正給予對方的不過如此而已。

蘇帶着失望和沮喪放棄了和夢鳳毫無結果的約會，臨時決定去拜訪舊日女友TM。TM是一個「極其端莊和仁慈而富內在性感」的女子。然而，由於他永遠使她覺得「捉不住他」，而她又「必須活下去」，二人由是分手，他住在鄉村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尋求「心中想的那理想的女子」，雖然，TM說那樣的女子「是不存在的」，他「也不能逼我追求現實的愛慾」，因爲「那是一種沉淪和墮落」。而TM却正是一個放棄選擇，「及時行樂」的女子。這樣的兩個人當初由於互不相洽而分開，再度相逢，蘇正逢愛之夢破滅沮喪之際，而TM與雕刻家有「君子協定，各不相涉」的同居之愛，又有年輕音樂家新歡之戀，以及一夥同性戀的女伴相纏，在這兩種截然迥異的情愛狀態之下，展開攻勢的反倒是TM，而不是蘇。這二人的關

係令人想到涇渭之同流而不合污。作者將各式各樣的情愛加諸TM一身，表示人若欲從放蕩中尋樂，永遠得不到快樂和滿足；人若欲抓住時間，便反而成了時間的奴隸，蘇的期待雖然落了空，只要他不放棄他的理想，至少，他還保持一個清淨的自我。

除了作者對生活在都市裏智識分子的愛情觀予以批判外，他也藉雕刻家的口，說出他對商場上的愛情的看法。他從「客觀的角度」，和「整體的觀念」出發，覺得社會上有關於情愛買賣諸現象都由社會生活意識所形成，個人應負的罪咎是微乎其微的。唯一能够使自己免於那些潮流的災禍，只有像雕刻家那般地，把情慾和生存觀念都傾注入藝術的活動裏，或者，像蘇一樣，遠離城市。也許，蘇到都市裏來尋夢自始便是一個錯誤？

作者明銳地表現了他對現代都市一切的厭惡和不耐。蘇走進公寓時，受到同住房客的冷待和窘迫，甚至連開門的孩子都不友善；公寓附近的喧鬧嘈雜，孩子們投擲棒球，大人們唱平劇，計程車司機按喇叭，「那些令人煩燥的聲音不斷地滾滋到室裏」，使他「感到所有的血液都降到雙脚而頭暈起來」，爲了等待愛人，他不得不一再提醒自己保持「平穩勿躁」的心情。在這種環境裏，即使夢鳳出現，二人能否獲得一種「家的感覺」，「共織舒適和溫暖的巢居」，還是一個問題，理想與現實總是距離得遠遠的難以拉攏。夢鳳頭一天來過而第二天不至，或許也與這個與她「尊貴的身份」不稱的蝸居有關，因爲她是那樣一個「永遠也受不住有一絲不如意」的女子。

作者以一種特有的方式，將他的文字組成夢一般的語調和旋律。但偶而却也出現一些略有語病的詞句或字眼：「甚至做她的奴役」，「這身份珍貴的夢鳳」，「他已經等待了無數的光陰」，「你懷着不規的心」。此外，那一車同性戀的女人說，「她們剛剛在美軍的俱樂部跳舞」，按照規定，美軍俱樂部非會員不能入內，即使她們之中有人是會員，帶着一起進去，同性起舞無論如何是被禁止的。作者似乎並沒有必要指明她們到「美軍俱樂部」去跳舞，營業性舞廳的氣氛與那一夥頹廢之人或更爲相稱。

二殘「二殘遊記」

作者以章回的形式來開始這篇小說，可是，除了起頭的二三招，下去便仍然「現代」起來。昔日老殘從江南走江湖走到山東，經歷一番之後，便又回到江南。今日二殘從美國的南部到芝加哥，盤桓了一個晚上，第二天便回到家，二者之間也似乎沒有甚麼影射關係。**觀之作者那一筆令人忍俊不住的詼諧和隱埋在笑語背後的辛酸鄉愁，借用古典章回小說之空架，就恰好表現了作者這「笑語」「辛酸」的雙層情懷。**

故事結構明朗流暢，轉承之間，自然簡潔。二殘夫婦決定以祖傳施肥法來興盛他們的菜園，正當二殘悄悄兒「配方」的當兒，遠在芝加哥的同學阮士人忽然來了電話。到了芝城，在赴阮家途中，二殘倒述他和阮士人在美國求學的經過。在阮家，等晚飯的當兒，二位友人暢談美國學術界的一般現象和趨勢。飯後，洋教授趕到作禮貌性「拜訪求賢」。第二天，二殘藉講學機會批評美國人對於中國的所謂「了解」。二殘隨莊力拔返家接他的中國妻子一道赴宴。二殘回到南部的家，一直拿不定主意去不去芝加哥，一片抹紅了半邊天的夕陽令他興起對南方鄉土的留戀，老大能以就菜園之地而撒尿成肥，更使他作成了決定。結構的平實自然，加上生動的細節，使人覺得作者並非在雕琢一篇小說，而不過是十分寫實地記述他的芝加哥之行。然則，在這篇「遊記」裏，我們對於美國的智識羣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的了解，以及留美學人的生活（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），獲得了一個明晰深刻的印象。

作者在這篇作品裏，將思鄉的中國學人，洋化了的中國人，以及中國化的洋人，一一予以抽樣描寫。阮士人家的砂鍋魚頭晚飯；莊力拔的貴州茅台酒、龍井茶，和蘇東坡詩；莊太太的飯前雪利酒，和她家那一套字畫不太配合的中堂和對聯；以及二殘家娃兒的把尿當作菜肥的「國粹」。許多人在國內的時候本來喜歡吃西餐，可是一旦身在美國，却非吃中國菜不能飽，這也是一種表現在生理上的思鄉心理。作者以一枝濾過了情感的筆，述說這一切，而讓讀者自己去獲得肯定。

作者以中國化的莊力拔和他那位已然洋化了的中國太太作對比。莊力拔在辦公室裏，用來待客的是龍井茶，而莊太太在家請二殘喝的是「飯前酒」。莊力拔的線裝書和他泱泱君子風，使二殘覺得「看來是非

來不可了。」；可是，二殘到他家裏見了莊太太的洋派，和那一套中堂對聯，他一邊覺得面對這樣一位不中不洋的婦人無話可說，同時，他來芝加哥的決心便也開始動搖。他了解到莊力敍的中國化是職業性的，在骨子裏他仍然是個沒完全搞通的「中國通」。當他爲「去不去」猶疑之際，他硬要兒子在菜園裏撒一泡尿，如此，決心便定，可以打電話給阮士人，「不去了！」。作者將潛伏在二殘心中的思戀故土之情反射到兒子撒尿事上，以求得證實和滿足，看似荒唐，細想之下，却令人泫然。作者不但以留學生的「吃」，而且也以「拉」來表現他們對故國的懷想。雖然，在國內，孩子們早已不在「菜園獻技」；但是，住在國外的人，往往把他們的生活拉回到更遠古的方式上去，華僑社會的生活習俗和風氣，往往比國內的情形遠爲保守，更爲「中國」，或許就是因爲這一種念舊懷國的心理所致。

作者語體化的文字極爲平實流暢，「但二殘太太有一天待孩子睡後對他說：」，「道理二殘是懂了，」等，這一類的句子，嚴格地說，有些不合文法，但是，却是十足生活語體化，不但不令人覺得拘口，反而覺得分外俐落。

庶克「馬背上的小子」

作者着意寫一個「小子」脫離家庭之後，到社會上去厮混、墮落，終至成長的過程。**這是一個長篇小說的素材，作者却以中篇的篇幅，和短篇的方式去處理，爲過多的枝節和細節所累，令人不得不前後對照，方才能够尋出行動的時間及事件進行的脈絡來。**

開始時，作者以客觀全知觀點述說老抽皮心中的「小子」和他的「一點白」。可是，接下去描寫「小子」蹓馬的時候，作者却禁不出叫出「好俊挺的一匹馬！」和「馬背上，好小子！」

這一類作者的按語，全篇出現甚多。本篇人物以「小子」爲中心，其他的人物都是與「小子」發生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。「小子」的父母兄弟，「小子」的老師和同學，「小子」的醫生朋友，「小子」進入社會之後所結識各式各樣的女人，以及「小子」最後入伍所處的伙伴……等，都像蛛網一般地，將「小子」

」圍在中間。

「小子」在家中受到父親的歧視，和嬸太的奚落，是爲了那張「小白臉」；他受到醫生的特別關注，受到女人的追逐和糾纏，受到老師的誇獎，受到同學們的敵視，流氓的暗算……無一不是爲了那張臉。他佔便宜，或是吃虧，都是爲了同樣一張臉。當他從家裏出走，進社會，入學校，又重返家，發現「自己的床却不見了」，無處可容身，走投無路之際，倒是區公所的一紙召集令解脫了他的困境。

作者對於「小子」將頭髮「推光」，從而發現自我這一段，處理得十分深刻，將一個靠「俊美」出盡了鋒頭的年輕人，一旦落髮之前的心理刻劃入微。剪下來的頭髮刺在他的臉頸上，使他想起馳馬的光景……「他恍惚已在馬背上，但是他迷失了，不知應該奔向何方？」，生理上的暗示和聯想，心理上的轉變——昔日的豪情，落髮時的彷徨，以及走出理髮店時的輕鬆灑脫，寫來都極其自然感人。

如果，作者將故事自「小子」走進理髮店開始，步出理髮店結束，結構上便要緊湊得多，更像一篇短篇小說。

袁則難詩集
飛鳴宿食圖
每冊30元，直接函購八折，
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